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業卷四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借
章如錦無文
訂

誠明章

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夏云誠則明矣二句交互說見得究竟無二兩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不可獨把下邊則字停緩。又云章句明則可以至於誠已在自誠明前一步了。又說他何用。董云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故以下十二章祇言至誠之化。

而更無大小之異。第於其次節略明始之稍異而卒歸於化。此子思深重修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示學者以入德之門也。

盡性章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耳。管云盡性與率性有別。率以直率爲義。盡以曲盡爲義。○愚按到得至誠卽率卽盡。彼是論理。此就人論耳。了凡云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盡性而盡人物。只是此實心中一時都盡了。又云已性旣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

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卽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猶不足以盡民物之情況。况有知有處耶。當聲名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亦淺之乎。窺至誠矣。了凡之說。驟似可聽。其實。知明處當。乃性中必至之經緯。必說至此。盡性之功。方實。若空空說個一時都盡。便與見性無異。陽明云。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朱子云。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此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

火能燬物。而焚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而何。李卓吾云。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能爲盡其性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嗚呼。至矣。盡矣。非虛言也。

致曲章

致曲卽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蓋隱微之中。有惺然獨覺者。誠之源也。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

故曰曲。曲卽心曲。衷曲之曲。此曲註善端發見爲是。但不可云一偏耳。至誠全體之善。亦從此端發起。但至誠率之而出。自然充滿。其次只須用力致耳。至誠與其次。只在致不致之間分別。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纖毫放過。此處能誠無所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皆不睹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明著動變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未始以物言也。不可以形著明爲盡己之性。動變化爲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推說下。無人已之分。已盡人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我忘於感。物忘於知。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感應同原。德業無二。吾這裡未化。安能人化耶。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思誠也。到化境。豈不是至誠而何。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費力。不消等級。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誠爲主。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也。夏云末句卽是贊致曲者。言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並此正言無天人之異。非別言天人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贊至誠而致曲者。亦歸於至誠語外自見。續

前知章

顧涇陽云、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與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精微、那個能見、卽如成子受脰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

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乎。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

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個理透。此理微顯微微。至誠亦微顯微微。此理微近微遠。至誠亦微近微遠。此理微常微變。至誠亦微常微變。此理微始微終。至誠亦微始微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徇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繫以爲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談。而略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竒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說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爾何容

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燃。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卽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竝不知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卽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

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

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
受得。所謂理者。卽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到蓄龜
四體之源頭處也。至誠非必於前知也。道固如是耳。
陽明云。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如此之
知。以之賢于衆人。則可耳。不可謂之前知。前知直自
性地初分處見。其必當如是。所謂知幾其神乎。非至
誠安能臻此。續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神幾
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以無爲之體。感通其動而未形
之幾。至誠所以前知如神也。常人原無是寂然不動

者則念必落於幾後。何以能前知。故大學教人以慎獨。而易贊聖人則曰知幾其神。

誠者自成章

董云以成解誠。吾以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下文時措而已。曰自成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終始皆立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誠時。知有誠已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彼物不立。我物亦毀。我物旣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成已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已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

已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知存焉。仁知之中而已。物屬焉。既已謂性。安得不內。既已謂內。安得有外。既已合外爲內。自可卽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源。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止曰成已而已矣。此君子之誠也。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道也。二節是解誠者自成也。三節是解而道自道也。觀二誠者是故。故字義自了然。成已仁也。四句是過遞之詞。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自道而道之也。續曰自成見本天然之德性。而不假一毫之人力也。道卽率性

之謂也。誠立而道自行。不假脩道之功也。了凡云。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袁七澤云。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跡。人謂其無。而不知實有者。皆仗誠力。無誠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安能生育萬物。了凡云。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一時事。疑問云。纔說個誠。便不是我獨有的。纔一成已。便自裁成輔相。左右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夏云。本等成已。是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

外。鄧定宇云。成已仁也。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詞。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云試以疑問。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儻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此節只該重成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

我。故。又。剔。出。言。者。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內。外。而。爲。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潛。動。植。乃。爲。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乃。爲。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朱。子。曰。亦。有。此。意。須。仁。知。具。外。內。合。然。後。有。個。時。措。之。宜。

無息章

董。云。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二。無。成。與。虧。則。無。息。無。二。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

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
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爲○天○下○不○可○測○之
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
得○之○而○不○二○不○二○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
流○焉○故○知○聖○人○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爲○天○與○文○之
所○以○爲○文○原○非○不○測○之○奇○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
則○久○存○更○名○而○無○兩○事○此○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無○聲
無○臭○之○地○而○徵○則○外○矣○固○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
明○作○六○字○看○而○實○相○因○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徵○之○妙
乃○至○於○此○未○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卽○在○焉○此○等○氣

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減。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覆載生成在萬世矣。因覆載生成而卽與天地相配。註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本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真。則天地可盡。而况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爲物卽有物混成之物。指造化之主宰言也。不二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二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

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故言不二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勺者何也。此非剩語也。善觀天者卽昭昭可以盡矣。昭昭雖小而不二之理莫破之真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命而知天之所以爲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爲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者之未窺其原也。雖然天之不已。猶

易言也。聖人人耳。小而接構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曰純。則一念而萬念同觀。動靜云爲。比於寒暑晝夜。而亦無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此章是兩開一束文字。述至誠之業。而以覆載成歸之將天地夾入。至誠也。言天地之道。而卽以所謂博厚高明悠久屬之。將至誠夾入天地也。無息三節。與一言節對博厚二節。與博也。節對如此者。節與今夫天節對分。而愈合。卽無末節意已了然。續上章

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謂。至誠無息則久。句與微有漸次。從微說到悠遠。從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明。細漸形容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諸則字不甚用力。註中積字發字太費力。德至至誠自然不俟。恢擴而深厚。不待發越而巍煥者。非積之發之而然也。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

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裡面了。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厚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夏云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朱子殊鹵莽。了凡云如此者三句是統贊詞。若一一分配則天道何嘗不變。地道何嘗不章。晉云蓋照上章形著動變而反言之。形則著著則明見而後章也。動則變動而後變也。變則化爲而後成也。尚未可當至誠天道之極。至此則功化悉出於自然矣。疑問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

復可言。除是實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其爲物不二。卽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以傷語氣耳。了凡云。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卽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管云。博也。節就爲物不二體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情性。不重法象也。道既有所分屬。則亦言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蓋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自昔言天地者。陰陽剛柔而已。曾在博厚高明悠久之目哉。云云者。特以至誠之配天地者。反擬之。以見可以狀至誠者。

安見不可以狀天地云耳。橫說豎說。揔見至誠之作。天地如舊說。殊少着落。且以形容至誠之六字而強加之。天地大謬矣。稷講錄云。前段說不二。卽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爲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卽是純之意。已說聖之所以爲聖了。不是到此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證。以見聖人天地之無不同耳。

大哉三章

三章作一章看。條理井然。總是贊聖人之道。而轉屬之。至德之君子見德性之中。無所不備。無所不宜。卽

至○制○作○塞○宇○宙○貫○古○今○時○雍○風○動○而○不○能○于○德○性○加○
一○毫○精○采○蓋○論○至○是○而○天○道○人○道○之○旨○畢○矣○大○意○
大○哉○五○節○贊○聖○人○之○道○而○屬○之○能○行○之○人○君○子○者○學○
聖○人○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故○其○凝○道○也○德○性○爲○本○而○
問○學○爲○工○尊○之○所○以○道○之○道○之○正○以○尊○之○果○能○如○是○
德○性○所○揖○無○往○不○宜○不○必○處○上○下○治○亂○皆○露○本○地○風○
光○德○于○此○至○道○于○此○凝○身○于○此○保○無○二○候○已○若○此○者○
豈○君○子○有○一○毫○意○必○于○其○間○哉○卽○起○而○身○任○天○下○之○
禮○樂○亦○性○爲○之○非○我○爲○之○也○假○令○稍○有○制○作○之○意○未○
忘○則○亦○自○用○自○專○反○古○者○等○耳○寧○獨○不○保○其○身○哉○且○

爾則一世萬世。又不過天人中之一息耳。夫孰能外
之。道德一而風俗同。指視忘而鴻鑠起。洋洋優優之
氣象。不徒在於兩間。所謂待其人而行者。待此而已。
豈德性之外。別有事業哉。大意如此。舊說求其說而
不得。分作爲下不倍。居上不驕。則有道無道。又將何
屬。且四句亦是擬議之詞。非實事也。如何舉一廢一
敢以俟之明者。續

大哉章

董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卽就在人者言之。非泛論
宇宙也。朱子以章中有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不知

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但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
下聖人十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
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爲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
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
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
道體原是如此。曰洋洋優優。通是贊道之大。觀優優
大哉句可見。又云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
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地。峻高大之意。
管云發育陶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曰發。既開而培
養之曰育。朱子云發育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

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饒氏云。此章本以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無以成其大。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卽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觀冠以優優大哉一句。可見。疑問云。待其人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二字。又云。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爲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爲道。亦合而一者也。董云。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之發見。宇宙爲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

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蓋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又云。尊德性工夫。全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卽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儀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云云。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文細細言之者。正教其必道此學問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疑而爲一。便可以做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

措之皆宜矣。又云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義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傳習錄或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

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了凡云。舍德性而問。便是泛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尊德性。徐又貞云。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謂之禪。離此謂之訓詁。續疑問云。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若如註以各上半句作

尊德性。說極道體之大。各下半句作道問學。極說道體之細。一個道分作兩個道。一件事分作兩件事。如何使得。德性之中。無妙不備。原自廣大。亦自精微。廣大精微。兩形互足。以見德性之妙耳。語氣與語大語小相似。陽明云。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亦似偏枯。他句倣此。鄉愿者。窈中庸而不極高明者也。窈亦不得謂中庸。無忌憚之小人。窈高明而不道中庸者。窈亦不可謂高明。有兩是。無兩非。方是至德。續董云。居上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卽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

三代之盛。而華門閨竇。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上下治亂。不足以盡德性。偶舉四端言之。足與足容。舊泥國有道。國無道。偏在士君子身上說。其實士人亦儘有不足與不足容者。體味之自見。續了凡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忘。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

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便是占便宜的說話。

許氏云。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個是而已。許敬菴云。聖人之

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

一說重禮字。大意云。不言天地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者。正指聖人之制作言也。聖人之功用。莫大乎位育。而位育之本。在中和。禮者中和之所寄也。故叙洋洋。優優之功用。而歸重於三百之禮儀。三千之威儀。見

禮卽道也。道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能行。欲有以行之，必有以凝之。故下文遂言凝道之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吾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所以問學以尊之也。德全其所爲尊，則皆吾故物。日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崇此三千三百之禮耳。禮本卑，而此言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觀上三句，迭用而字，而此獨用以字，可見是故以禮居上，自然不驕；以禮居下，自然不倍。語亦禮也。安得不興，默亦禮也。安得不容，至於明哲保身，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與天地萬物同其發。

育峻極矣。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或云此與下二章俱卽制作以明中庸所謂聖人之用也。前說近之。

愚而章

非天子以下一氣說下。不可斷。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唯今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云云。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真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裁及其身。照上保身看最有味。續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煞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不敢生今反古耳。

一說此章爲爲下不倍者言。故開口說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詳。雖有其德半段。特下「亦」字。此字亦重。未引孔子是個爲下不倍的樣子。董云。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卽中庸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管云。夫子之定禮樂。修春秋。將無近於議禮攷文歟。曰。定禮樂者。卽訂周公之典。修春秋者。卽案魯史之文。皆述者之事。而非作也。如易周禮一端。便是議禮如。

更魯史一字便是考文與索隱行恠同流矣。

三重章

三重註以議禮制度考文說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下文本諸身是也章句惟此一句是所以重處大意實因民之重之以見王者之重故曰信從曰道則法曰有譽寡過意在用而不在體也言用而體自見矣寡過亦從民上說無其重故不信不從卽此便是得罪於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民亦不見其有過矣未節有譽卽是無過之反盛世之民非有驩

虞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法之則之耳。上馬節正
民之不得寡過者以不重故也。民德惟草弗信弗
從。是民過也不重實使之。是上之人不寡民過也。重
則不過。積本卽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
過矣。所以然者我所以重於天下之理。卽天地三王
鬼神後世之理也。卽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
地而不悖可也。云云。徵諸庶民是民自徵驗其所
信從。下語太重與自然性體似隔矣。續董云考三王
四句不過極言盡善之徵耳無六事也。講錄云考
諸三王而不謬四句都只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

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間。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祕。漏神之機。亦可也。爲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

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疑問云。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董云。知天知人。朱子云。知其理也。甚妙。理不外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卽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話。不必泥定二件。了凡云。夫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此特指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疑問云。一動世爲天下。

道一行世爲天下法。一言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處全由知天知人來。黃貞甫云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語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疑問云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董云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須知民之寡過卽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爲長。管云或疑君子重不見知

而不悔。何以獨到王天下。則重有譽。曰此飛龍之所。以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異於潛龍之遜世。亦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太德必徵於得名。君子凝道。至於上不驕。下不倍。治可興。亂可容。神龍不足以方其變。不過曰明哲保身。三重之徵。至於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有望。近不厭。唐虞不足以擬其盛。不過曰民其寡。過故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噫。此之謂中庸也。

仲尼章

疑問云、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

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坎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取非一一去理會。了凡云。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董云。四句較子貢綏來四句更精實。蓋子貢言其高。子思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了凡云。辟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是不能形。

容而強爲擬議之詞。觀下兩辟如字可見。此節形
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說天地方見
得仲尼。故下文只贊天地。贊天地卽贊仲尼也。辟
如貫下二節言天地卽是言仲尼也。不必說借天地
以贊仲尼。觀大哉聖人之道三節便可例見。續愚謂
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有
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間
必有不可見者卽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
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謂
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

道。卽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存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朱
鄱陽云。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初問云。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卽並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
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註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小德大德二句。亦不平。天地之
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其所以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皆小德爲之也。而其間必有渾淪
不散者。爲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立於小德。

之先實不在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德之於小德矣。湯士璩云：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陰陽互根之大極也。陰陽取藏於應用之際，機無闕而不暢，資生資始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素籥於深渺之中，體無泄而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故曰：大德敦化。了凡云：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釧銀錘無不渾化而歸一也。德是一個德，就其分合處言之，若有大小耳。天地之所以大，不須推高一層，卽就本文見之。大德敦化是天地之

所以大處

聰明章

中庸鄭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猶未能盡其妙而復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也見仲尼雖未爲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後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極贊之詞疑問云聰明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賢與德又云聰明庸智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

方是聰明睿智。下做此。又云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
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
明睿智。足以有臨。云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了
凡云足以者。卽體而知用。蓋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
德之優矣。疑問云聰明睿智。云云各一事爲一義。
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許敬菴云此二十
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
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
有容有執有敬有別。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舊說以溥博淵泉頂聰睿睿知五者。以時出頂臨

容執敬別固不是。時說二句總形容聖人心體莫知
其所以然之妙亦似未安。蓋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
又各爲四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
敦化之大德矣。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
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緒出爲奇者耳。時出
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
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見言行三句當不得
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
耳。管云三重章之提言行先以動領之此以見領
之何也。曰動指制作見指容貌聖制之垂世從動起

聖德之熏人從鴉起也

海蟲云唐虞盛世尊親祇

海內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極舟車
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內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
止人矣夫跛行喙息翮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曰
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
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
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
字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開與陰俱
閉各安其性命之正卽尊也各遂其樂育之常卽親
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理而已也 管云

愚按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安得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曰此三皇五帝以前事也乾象傳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諸大人之首出庶物者正指此聖而言夫子言過精義入神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意或在此 疑問云故曰配天玩故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

經綸章

管云此至誠與前贊化育者有別蓋進而立天道之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難知然其道毫無加於中庸而非絕德也故下章示君子以入德之方而要其至

焉。又云至誠立天道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者。聖人一人。人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道者也。又云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敬敷五教爲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如此說。則堯之命

契教以人倫。豈獨不是。但當自首出庶物。開物成務。之人言耳。然聖人居中古之世。奉後天之時。述而不作。亦不可不謂之經綸。又云。立大本。亦不專局在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之矩。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之。○管子以專言未發之中。則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此至誠是純。以乾元立極者。故如是。云云。又云。知化育。則奚啻前知如神而已。卽乾元之大明終始。於凡造化之間。闢人物之生成。靡不洞徹其根元之所在。正窮神知化之詣其極者也。又曰。化育亦只在

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卽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鶴何以白鳥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岸所在也。又云至誠至知化育亦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卽有不知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上。

繫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大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耳。

又云。至誠有此三大功用。然皆以誠者自成之天

道出之。故其心一無所倚。蓋後天奉時之聖人。上倚

先天弗違之聖人。以作則垂範。而至誠純乎天。何倚

之有。又云。夫焉有所倚。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

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

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

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

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岸之聖

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之二傳中。坤元承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岸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愚按子思恐人將至誠之三大功用說粗了。故束之曰。夫焉有所倚。學者解經當以夫焉有所倚。實在三大功用之前方。是至誠體段。不然則經綸大經。盡人物之性之至誠亦能之。立大本能養。

未發之中之君子亦庶幾焉。知化育亦將與贊化育無二矣。又云肫肫節節是卽無倚之心境而狀之曰肫肫其仁言慈祥之至也。曰淵淵其淵言深潛之至也。曰浩浩其天言空洞之至也。至誠之心境如此豈入聖之未優者所能知之哉。知之者亦唯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之至聖耳。固者堅實之意。天德卽自誠明謂之性。雖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猶是人德非天德必歛而固之毫無滲漏如宗家所謂廓然無聖者則心與至誠通而知之不遠矣。大經在宇宙也。曰其仁自其不得不經綸處贊之也。大本在聖

心也。曰其淵自其心之無涯。涖處贊之也。化育天也。至誠猶然人耳。直曰其天亦自其合經處贊之也。猶以爲不足。故以胞胞淵淵浩浩冠之。續袁七澤云。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那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斂發藏之謂也。○愚謂固卽無倚也。不必作發藏收斂。或云朱子曰猶實也。而子曰卽無倚也。可謂實乎。不知理必實有始。還無體。苟不至有忘其有。亦不可謂之實也。故曰其孰能知之。明乎至誠至聖。非兩人也。管云廓然無聖。正不相背。

訂釋云。或疑人至聖極矣。乃有至聖出於其上。而所謂至誠浩浩其天。又似出於至聖之上。何也。曰。此亦當以天人二道參之。由曲致能誠。以至於化。此人道中之至誠。反之之聖人也。亦可與制禮作樂贊化育而參天地矣。然天下實有一等聖人。德由天縱。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以不思不勉得之。雖或以先天弗違之心。行後天奉時之事。而其德卽是乾元。此則聖中之聖。天道中之至誠也。至誠至聖。其階級未必有高下。而至聖猶以後天奉時之業見。故曰配天。至誠則以先天弗違之德見。故曰浩浩其天。先天者能

兼後天之功用。後天者未必能齊先天之心法。不但由之難而察之亦難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管子以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卽以仲尼之川流敦化結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故以至聖爲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爲乾元統天之極果。蓋因夫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言而推測之。愚則

以此三章皆推尊仲尼而贊之之詞。贊其業故曰至聖。贊其德故曰至誠。非有二也。亦非推進一層之詞。觀祖述章推揚已極不容復進矣。夫子當時無不聞其政。萬世無不遵其教。卽血氣尊親之象也。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聖而不知其所以聖。卽達天德之證也。豈更有所未到乎。但聖人虛衷自言多如此耳。此亦非愚說也。耿天臺羅肝江皆然。

衣錦章

通章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闇然也。入德之德卽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此不睹

不問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
夫嘗自此下手做下手工夫其自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二句下點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
內外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
不見止矣更無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敬信
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節便渾無敬信
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
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
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為德之至
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 通章意此解已詳但每節

冠以詩云實有咏嘆一部中庸意。續管云首以文著
爲戒者亦本上文固聰明聖知之義說來入德之德。
卽指上文所達之天德。君子學以闇然爲道則最初
發脉便根無聲無臭中來不專以聰明聖知爲尚矣。
何德之不可入哉。子思深見中庸之鮮能者由於
隱恠而隱恠之根在好名故舉闇然的然分別之使
下學心曲中。知所趨向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
庸章顯相照而與素隱章隱相發可謂不惜金針度
與人矣。學者思之。董云君子亦未嘗惡文却惡那
著著的文是舖出來正是小人作偽處故可惡若無

錦而翻則亦不貴之矣。疑問云。闇然而日章。只重
闇然二字。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
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董云。日章亦不必外面看。
惺惺處卽章也。管云。闇以音藏。門內爲義。其聲若
有若無。含章之狀也。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
其根全在近名。然實不繼。則名必敗。此所謂小人之
道也。又與前反。中庸之小人相照。雖有學術而不可
法者也。疑問云。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
模樣。如此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
自是理。非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

說爲己之淡。爲己之簡。爲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別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卽非篤實矣。又云。知遠之近。三句。正指所謂闡然自修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卽莫顯乎微之微。卽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個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己。此正說君子之闡然自修處。不是爲己。而又知幾之說。董云。前云。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固是至無之體。其一念微處。却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

萬有之宗。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也。故以下文二節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者。非是人所不見。直微也。文安有已所不見者哉。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可謂已所不見矣。然戒慎恐懼者。是何物。故知但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已所不見也。潛伏二節。舊分戒慎。戒懼爲二事者。非。即疑問分克治存養者。亦未是此二節。皆是講微事。豈惟此二節。即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疑問云。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而其根本則在於微。君子必

於此內省。無一疚病。則此志曠然。方可欲而不可惡。此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功。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人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藜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又云。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耳。許敬菴云。工夫不至於不動敬。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與首章戒慎二節同一語。昧無動靜淺深之別也。又云。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除是即外象以驗其

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便是志之不能無疚處。講錄云。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全不在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疑問云。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曰。篤恭。曰。不顯。只是到微之極微處。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聲色亦治道所不可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正如王者亦未嘗廢賞刑。但所重不在此耳。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也。至矣是贊詞。至卽中庸其至矣乎之。

至。○董云。到此田地。雖有喜怒哀樂。却無喜怒哀樂。真與天命無始真源。脗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功。此章自下學說進。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

有說小異存之。羅盱江云。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道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

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繭方燭。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平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聞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而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是而後其德始闢。然不顯。天下自目章而平矣。遂形容不顯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隳然而嘆曰。此卽所以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管解末節云。引詩深勉入德之。君子一疵尚存。卽非至德。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

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萬恭之妙。殆不然。大意引皇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色不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特化民之末務耳。但曰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豈半衆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槩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疵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

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卽此之謂至聖。卽此之謂至誠。君子闡然之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達。未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達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之的然爲戒。雖君子闡然之學亦深防其懈焉。○小異然有精理存以相訂。

四書說業卷四終